

## 城市笔记之移民洛城

## 故乡在身旁

□胡跃东

2014年国庆假期,我骑着自行车,与骑电动车载着父亲的大哥,在祖籍江苏江阴一个叫王家村的村庄会合。自十二岁离开村庄来到洛阳,三十多年后我凭着记忆找到了养育我的村庄。

村里小河的河埠头还在,童年的我就像鲁迅文章里写的那样,在两个河埠头之间扑腾着学会了游泳。

未久,父亲找寻到了祖居的位置所在,老泪纵横。

父亲已八旬高龄,少年时离开村庄去上海学工,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洛阳支援建设,如今老得快走不动了,一定要我们陪他寻根。

父亲曾在洛阳一家二十世纪赫赫有名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,历任工具车间主任、冲压车间主任、基建科长、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,他还培养了一批骨干,这些骨干后来成了车间主任、副厂长等,父亲为此感到欣慰。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工人阶级的一员,父亲是优秀的,对得起第一故乡江苏江阴,也对得起第二故乡河南洛阳。

我查了查,洛阳移民有渊源,大概始于“一五”期间,当时洛阳被确定为重点工业城市,国家156项重点工程有7项落户洛阳,大批建设者从祖国各地来到洛阳,以上海、东三省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北和广东等地人居多,他们在洛阳建起了一个涧西区,现在的广州市场、上海市场等,正是当年广州人和上海人聚集的地方。

今年元旦,我乘公交车,碰到了一双年约八旬的老伴侣,听他们说着上海话,我立即上前打招呼:“依好伐?”

也许没有哪一个古城的居民能够如洛阳这样,在一个城市里交织使用多种方言,涧西区国有大厂、科研院所通行的是上海、东北味道的普通话;西工区纱厂路一带的老居民,一开口就是上海话、江苏话或浙江话;王城大道黎明化工研究院、中建二局二公司附近,老居民操的多半是四川话;老城区黄梅路一带的老居民,讲的多是商丘话,因为市二运前身是拉板车起家的,职工以豫东人居多……

半个多世纪过去,洛阳成为令人刮目的宜商宜居的美丽古都,曾经的移民成为洛阳的主人,作为早期建设者,他们融入了洛阳,安享改革、创新的成果;移民的后代渐渐成长,故乡渐行渐远。

我从江苏江阴移居洛阳三十五载,在洛阳上小学半年,完成了初中、高中学业,后来来到洛阳轴承厂工作,当过工人、编辑和秘书,直至受聘为国企中层干部,加入省、市作家协会。洛阳早已成为我的家乡,我深深地爱着这个城市。

不过,作为游子,我一直还能说家乡话,特别是当思乡成为绕不开的情结时。与家乡人联系,二十世纪是写家信,后来是打电话,现在更方便了,2014年国庆假期回到故乡后,我的微信朋友圈增加了七十岁的小学语文老师及我的姨表姊妹们,仿佛故乡的亲人就在身边。

[若有所思]

## 且听风吟

□梁凌

那是个悠闲的午后。清在画画,建在喝茶,透亮的阳光均匀地洒在窗棂上。兰花文竹三叶草,都闪着醉媚的光。

是谁先听到了第一声轻响? 隐隐约约,如裂帛,如鸣哨,似任性的晴雯,慢慢扯开了绢扇,又像一颗流星,拖着长长的尾巴,倏忽消失于天际……

那是什么声音? 清停了画画,建放下茶盏,我也暂歇手头的活儿,三个人全侧起了耳朵。

是风声,我说。

不会吧,风,哪来的风? 建坐在窗边,向外看去。窗外,是一条大马路,路边长着郁郁葱葱的樱花和玉兰,那时候,它们全都气定神闲,树梢上,没有一丝风的消息。

我确定那是风声,那风声,多年前,我在江边的高楼上听过,只是那声音比这更清脆尖利些,大风起时,如鬼嚎,伴随而来的,是猛烈的窗户碰撞声和间或的玻璃破碎声。

循着声音,我走到了厨房门边,这是一道推拉玻璃门,声音似乎是从这里发出的。我慢慢拉开门,声音消失;关上门,声音又起。门若关得紧,也没有声音。这扇门,平时是开着的,那天饭后,我顺手关了,却又没有关紧,留下了一道细隙。风就是从这细隙里唱起歌来的。

在这扇门的北边,是厨房的窗,南边,隔着长长的客厅,是阳台的窗。于是,这扇门便成了风的通道。那道细隙,俨然成了风的咽喉,风从南北穿行,遇到细隙,便吹起尖细的哨声。

这是一个重大发现,我找来清,让她反复推拉那扇门,风声,随着她对门的拉动,起起落落。清先是惊奇,再是欣喜,后把她父亲也叫来了。在我们的眼中,清的手,仿佛不再是俗物,而是掌握天机的大司;那扇门,也不再是普通的门,而是一架手风琴,于开合中,涌动着风的潮汐。

那天下午,我们仨守在门边,听了好久风的轻吟。

清说,外面明明没有风,树都没有摇。

我说,有的微风,我们可能感觉不到。

建说,我们平时都爱说“听听风声”,看来我们是错的,因为有时候,风声大,风却不一定大。

谁想得到,风声,竟是可控的呢! 有些风声,是有人心造出来的。

那天下午,我们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,不要让风声,吓退了出门的脚步!

它,吹皱一池水,送春到人间。  
「解落三秋叶,能开二月花。杜脚  
过江千尺浪,入竹万竿斜。」就是



[夕花朝拾]

## 童年的压岁钱

□岩泉

“人好人乐,日子易过”,乡下人的话虽简朴,可是达意。可不,这过日子就跟做梦一样,不知不觉又过了个新年。

俗话说“大人怕过年,小孩盼过年”,此话一点儿不假,怕有怕的理由,盼有盼的原因——一年此时,孩子们变得肆无忌惮,平时不敢在大人面前讲吃、讲穿、要零钱花的勇气,一下子全出来了。

记得那年春节,我大约十岁,父亲给我们兄弟几个发压岁钱。我看着父亲老半天才从他的中山装兜里,抓出一把银光闪闪的硬币,炫耀地说:“我早就给你们预备好了。”

我们兄弟几个急不可待地将头伸过去一看,嘴,竟然是一色的五分硬币。父亲说:“来,来,老大十个,老二二十个,老三四十个,老四六十个,老五八十个……”

可是当发到老五时竟然少了两个。父亲从上衣口袋一直找到裤子口袋,硬是找不出那两个硬币来:“喂,怎么就少了两个呢,我刚才还算得好好的。你们都看看,是不是有谁多拿了?”

我们都把发给自己的那一把硬币,放到父亲面前让他重新清点,他点了一遍确认我们都没多拿,于是就想着内部调剂,叫老大让出两个,老二不干,叫老二让出两个,老二也不干,叫老大、老二各让出一个给小弟,他们还不干。老四从小就不肯吃亏,见情况不对早跑得没影儿了。于是父亲发布“行政命令”,对我说:“老三,你先给弟弟两个。”我当然

也不答应,心想,一毛钱能买两挂小鞭炮,四个小气球,二十个鱼眼糖呢……所以我很不高兴地说:“凭什么就叫我拿两个给他?”

父亲解释道:“你也不会少拿,明天我补给你两个好不好?”我知道,父亲有时说话是不算数的,要我吃亏的时候就常对我承诺:“什么明天给你做一身新衣服,明天给你买糖吃,明天带你去县城,明天……”慢慢地我掌握了一条“真理”——甭信什么明天,只有今天才是最实际的。

几十年的春节,就这样走马灯似的过去了。后来我也荣升为父亲,轮到我为我的儿女们发压岁钱了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上涨,当年的二元、三元是拿不出手了。几年前,我给我的儿女们每人发一百元,他们还觉得我这个老爸小气呢。

昨天,我女儿把她的宝贝儿子带到我家来玩,外孙突然问我:“外公,您今年给我发多少压岁钱呀?”我当时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,就伸出五个指头支支吾吾地对他说:“起码这个数吧。”

外孙一蹦老高地攀着我的手臂问:“这个数是多少? 是五十,还是五百呀?”我摇摇头说:“你猜。”外孙一脸坏笑地说:“肯定是五千。”我也笑了笑说:“外公还没那么大方,也没那么富有。你舅舅还没成家,我这点儿工资还得省吃俭用给他买房娶亲呢……”

来稿请投

zhout9461@163.com